

歌 悲 趙 燕

著 瑛 月 影

1 9 3 7

燕趙悲歌

高夢琴

卷



總序

東方文化，燦爛於燕都已七百年。自新京南徙，故都摧殘，外侵內靡，亟亟不可終日。此有心者所同悲也！當此文物板蕩之秋，苟有賢豪崛起，席燕趙遺風，慨然於畿輔典籍之就湮；首倡宗孔祀，崇耆獻，搜故編，校殘碣，俾闢懷名教者，翕然嚮風。繼爲青年學子，廣籌出

路，追蹤歐美，俾優秀菁英，奮志競新，共同效忠於祖邦。嗚呼！此心此志，徵諸前徽，惟錢忠肅王其庶幾乎？今則緬懷故都，其文化生機，俱集於明軒宋公之一身，將見燕趙柱石，超邁吳越，直與徐魏公媲美矣！詩云：「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其斯之謂歟？昔者韓文公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蓋悲者由憂懼而發爲不平之鳴，撥亂返治之端也。茲則端倪已見，自

應高歌長嘯，各抒滿腔熱烈之誠，藉以表見燕趙天性之本色；擊筑彈箏，聲滿燕市。婦孺所共聞也。是編以俚諺野語爲準，用備芻蕘之採，則平民常識，或可補助於萬一也，然則文化復興，豈在遠求耶？

丙子冬編者自識於故都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

『爲國家扶正氣；

爲民族解痛苦！』



著者肖像

余喜讀杜詩尤喜讀杜詩之題如兵車行麗人行無家別垂老別哀江頭哀王孫洗兵馬等篇一讀其題即覺有一種慷慨激昂之氣溢于紙上躍躍欲出信乎板橋道人之論杜詩曰即其命題已置身百尺樓上少陵詩史有由然矣余友月坡新著慷慨悲歌成取而讀其題及綱目即有不忍釋手不得釋手之勢命題佳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巷歌俚詞都成信史月坡之心苦矣其心苦其文必佳其書烏得不傳讀罷歸來兀坐燈下直覺天地之渺茫人事之支離國家之板蕩歷歷然如電光石火倏過目前心有所感手不停揮而序以成用贈月坡然乎否乎丙子冬月識于故都客次 墨仙王訥

燕趙悲歌

序

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誠以哀者勝之因；勝者哀之果。善用哀者，未有不百戰百勝者矣。然而釋氏之以悲運慈，又奚以異是？續昌每爲權度二者之間，竊謂「哀」者尙有取勝於敵之心；而「悲」則務爲不勝以弭敵於幾先。非惟不願以哀勝敵，且畏敵爲哀者敗，而敗者復以哀報。以致殺機循環，則禍變寧有已耶？是以釋氏同歸於悲。其悲愈深，而其慈彌篤。世未有不大慈而能大悲者，聖哲心傳，類如斯也。吾師沙月坡先生，齊魯樸學大師也。著述數十種，內有燕趙

悲歌三卷。續昌自首章以至曲終，熟讀而深思之。每覺慷慨激昂之浩氣，充沛莫禦；其音節壯烈，悲則悲矣！而其肝膽肺腸，深痛衰世之沉淪，宛若父母愛護子女，時慮有一夫不得其所，均爲之籌立場，接路線；並爲平民建鐸，爲西北作引。其滿腔慈祥之熱忱，溢於言表！續昌以冲齡後輩，突遇時雨春風，而生機勃然，益知「悲」之感人，透入肌髓；則慈航渡世，浩蕩無涯矣！且今日吾儕青年，茫無出路，舉世所同悲也！故夫子獨以燕趙磊落之遺風，不忍失去固有的精神，毅然以播種造因爲己任；以期思想宏闊，求得混混之原泉，而爲學子結無量之美果。嗚呼！濁世靡靡，是誠何心。續昌何人？躬際盛遇，

能不悲喜交集，惴惴於光陰虛度耶？所幸吾師啟發於無形，獲得校閱標點之責，於是乘附驥之良機，昕夕研探，不啻潘次耕之依依亭林先生之前。乃搜集吾師之舊稿百卷，願繼續訂正，俾篤好樸學之同志，得窺全豹，以濟社會之急需。然所懍懍者，惟懼力薄不勝重寄耳！且尤有進者，因夫子之道悲，而續昌之痛，亦有加而無已時。既痛失學之往事，自慚雛鳥，尙未習飛，遑敢羨鵬程之遠圖。況乎回顧舊雨，大半滅頂於洪濤之中。噫嘻！果誰是援溺者歟？此續昌自痛又爲他人痛也！且吾師之悲已亟亟矣！又烏敢自述痛懷，而益重其悲耶？茲則校點竣矣，刊印竟矣。痛者終痛，而悲者益悲！質諸夫子，然歟？否歟？

謹遵師命，略述緣起。并抒慄慄胸懷之感。特誌其大端如此。

福山後學王續昌謹叙於秋江樓門下

特 別 介 紹

是篇內容豐富又於每節後。添補白一段。其詞意詼諧。語妙天下。且婉而多諷。警世醒俗滑稽奇文也。希特殊注意。

燕趙悲歌總序

是編之成。萃集聖人愁、平民鐸、西北引、合而訂之爲一卷。願以經史地志統寓於詞曲之中。以備深及於人人之神髓。而濟社會之急需。是以取材於經者。首以論語爲主。因論語爲華夏人類之普通常識。其言爲鄉農市賈所共曉。且均奉爲布帛菽粟之給養。推斯義也。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尊親而尊親之典型。便無出論語以外者。順之者存。違之者亡。國家之興廢盛衰。俱與發生連帶關係。所謂聲教充滿乎宇

宙是也。奈何晚近皮面之士。竟將傳家寶藏。盡舉而付諸灰燼之中。雖有善者。亦徒作奈何之嘆。似此瘋魔顛狂之痼疾。果忍其焚身喪家而無淒愴哀痛之感乎。此聖人愁之鬱結於中。竟於末世頹俗之下。積久而發也。故均以俗諺俚曲。譜爲歌詞。願一般同氣之知友故交。推諸羣衆心理。藉以少鎮其戾氣。而培真元之基本動機。並準諸本立道生之義。啟發其歷史之觀念。故編平民鐸以感動之。更因西北爲天然富源。每以見聞所及。述懷紀實。特爲檢出。題曰西北引。藉以誘導西北之興趣。俾厭棄城市煩囂者。欣欣焉而有往西北去。

開發鄉村之思想。鄙人之幽懷私衷如此。是以高歌長嘯。繼聖人愁而次之以平民鐸。西北引。其痛深。其詞危。藉伸其沉悶慘淡之蓄積。以期箴迷惘而驅癘障。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嗟夫。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自夷齊之採薇歌以至舒立人之瓶水齋集。其間先哲往聖。均以清風亮節。發抒胸中篤愛羣倫的赤誠。是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而光燄四射。具有炎炎可畏之力。其聲愈悲。而音節愈遠。故充滿於盧龍太行之巔。而萬世如一日也。噫是豈鬱憤者之所可假耶。是編題曰燕趙悲歌。懷前徽而嚮往之。以不

敢少墮固有之天性爲依歸。至於雕琢風月之言未嘗濫入以資絢染。懼褻也。

丙子冬 沙月坡識於薊門

介 紹 新 著

孔子哲學。月刊，第一期已刊發，第二期材料較前尤爲豐富，是爲近來唯一刊物，將來按期，月出一冊，發行在丞相胡同王宅。

編輯大意

一、是編以初中及高中兩級學生，適用於常識爲主旨。凡有引用典故及學術思想，均求深淺合度，故文言與白話錯雜，以期普及於社會的應用。

二、凡編成的詞歌，均不拘守格律。專求暢達意旨，俾閱者便於強記，且易得概括的領會，故名曰歌，確不是詩。

三、是編取材，以東方文化中心的論語，作爲誦讀國故的常識課本。並因近來讀經問題，苦無入門捷徑，且嫌於枯寂無味，特雜用詼

肆的韻言，以便鼓舞讀經的機趣。

四、是編對於國故的指導，以倫理及歷史地理三者爲主要科目。故以聖人爲引導倫理常識的綫索。次之以平民及西北，純用歷史地理的常識，發展其認識固有文化的興趣。並補救學校課本之所不及爲本義。

五、是編爲避免空闊的幻想起見，專仿崑山顧氏之遺意，概用親身所經驗及足跡所至，得諸耳聞及目見的實況，爲現身說法的依據，故對於內蒙及隴北的農產畜牧，均揭破密幕，以便急起補救。

六、是編解釋經義，純以懷疑思想，改正古註的錯誤；且將歷史舊案

，大半推翻，以期青年放開眼光，直抒主觀的勇氣。

七、是編解經，多從虛字上注意；並多依據高郵安印兩王氏及各家訓詁的精義，以避武斷及杜撰之譏誚。並使一句一義，均有來歷，以杜後學割裂穿鑿之弊。

八、是編摘取舊稿中之有關世道及實用者十分之三四，凡無關於日用尋常而專以吟風弄月，琢字鍊句者概棄置不錄。

九、是編詞歌，俱用歸納的原則，以備青年之思想，自行演繹；故義多詞簡。而所有含蓄的意思，多在絃外，不便詳加分析，但與囫圇吞棗者有別。

十、凡有典故及歷史地理所不易辨識者，加註略釋，以省閱者查考的時間。但爲普通常識所易曉者，概省註釋，以避繁瑣。

十一、是編補白，隱寓諷刺處較多；但均摘經義及歷史地理中有機趣者。以嬉笑詼諧的妙語，觸動興奮的勗勉。凡有忤於時局及怨尤的氣味，檢束極嚴，閱者幸勿以辭害意。

十二、是編對於軍事上的形勢，及戰守的關鍵，取材最多。尤以有志於屯田，水利，的計畫，更加需要。因係身歷其境，凡一切地志所不及載者，均寓於歌詞之中，以便採擇。

聖

人

愁



天如邨人筆

聖人愁序

聖人愁曷爲而作也。其大旨感於讀經問題之商榷。終未得夫結案。此非獨大人先生之憂。實聖人之道窮。而舉世所同悲也。鄙人每持斯義深思而研討之。竊謂羣經俱在。鄉父老均殷殷焉勉進弟子。冀成就通經致用之達材。此心同。此理同也。及證諸事實。竟無着手之餘地。噫是豈聖人之道終窮歟。實因誤以讀書爲讀經。而深違夫經世濟時之義也。蓋六經者。天地之心也。其心貫乎宇宙而無弗在也。果能以自己之

心。推諸羣衆之心。自知見深見淺。各因其時。或難或易。各隨其性。假使強青年所不及。反使微言大義。終陷於囹圄吞嚙之中。深慮泥於章句之弊。復現於今日也。鄙人讀愛因斯坦氏相對的原理。深悉「相反適以相成」故深者以淺疏之。難者以易誘之。洞觀學子質量的程級。必先憤也而後啓其蔽。亦必先悱也而後發其蒙。換言之。甘者嘗之以苦。樂者激之使愁。庸非教育之妙用耶。是以取孔經之哲理。編爲詩歌。題曰聖人愁。並以俗俚條暢爲規律。濟之以興奮詼肆之天趣。順機利導。漸進於海爾巴脫的興味塗徑。則讀經之案

。或有快樂動機乎。願質諸大雅共起而昂勵之。是則鄙人之樂與黽進者已。

丙子冬

沙月坡識於薊門

燕趙悲歌 聖人愁序

聖人愁目錄

第一章 六難

第一節 自曠安宅

一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釋義

二 本心失所難詞

第二節 自斷導線

一 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釋義

二 小慧害義難詞

第三節 自放野火……………一七

一 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釋義……………一七

二 言不顧行難詞……………一九

第四節 自失常態……………二一

一 難乎有恒矣釋義……………二一

二 爭前落後難詞……………二三

第五節 自媒蜂蝶……………二五

一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釋義……………二五

二 美而不佞難詞……………二七

第六節 自限質量……………三一

一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釋義……………三一

二 誤解女性難詞……………三四

第二章 六嘆

第一節 自甘盲從……………三七

一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釋義……………三七

二 不求甚解嘆詞……………三九

第二節 自作聰明……………四一

一 說而不釋從而不改釋義……………四一

二 似是而非嘆詞…………… 四四

第三節 自鑿性靈…………… 四七

一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釋義…………… 四七

二 我見太深嘆詞…………… 五〇

第四節 自失主觀…………… 五五

一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義…………… 五五

二 竊位阻賢嘆詞…………… 六〇

第五節 自丟重心…………… 六五

一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釋義…………… 六五

二 茫無所之嘆詞……………七〇

第六節 自種孽障……………七五

一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釋義……………七五

二 久假不歸嘆詞……………七七

燕趙悲歌
聖人愁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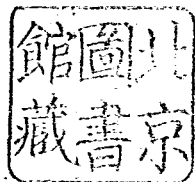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六難

第一節 自曠安宅

一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釋義

【經】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釋義〕此節重『所』字，所者，自關門戶也，故從戶從斤，及自關門戶以後，始有升堂入室之機會。凡堂宇宮室館垣鄉里宅第廬舍處院墅園之稱，皆『所』也，故以安宅釋所，最爲適當，例如：「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及「雅頌各得其所」，或謂「得其所哉」，或謂「流離失所」，皆以安宅之得失爲定義也，不過得「所」與失「所」之區別，均由人自爲之，無假借依賴之可能；凡不得其「所」者，即是尋找不出門戶來。淺言之，即不得其門而入之義。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斯義也，即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擴而充之，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無在非道，無在非我的門戶；亦無在非共由之門戶，人能得到共由的門戶，便有「無入而不自得」之象，所謂俯仰天地寬，到處皆坦途是也。須知「所」者，包括身心而言之也。人身流離失所，已入苦境，而心爲一

身之主，自當建立門戶，居之使安，故亦名之曰『安宅』。奈何飽食終日，竟無用心之「所」在呢？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又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此之謂失其本心。」又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把已放出的心，尋找回來，使居於安宅之內，俾有「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的定軌；所謂「心安身泰」是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按食，衣，居者，即今之所謂衣食住也。其食既飽，而衣自可煖，獨有居住問題，關於身者輕，而根於心者重；蓋心者，身

之主也，主觀不定，而客觀的欲望，自流於禽獸而不覺。先王設庠序以教之，俾有安居之立場，故其安危皆以教爲主，勢必有教而後始有用，平日不肯從師受教，而心無所用，則終身永不得立場，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噫！危莫大於斯已。孟子對於自曠安宅的人，直直截截提出禽獸的歸路來；獨孔子猶願爲失所者覓出博奕之『所』來，可謂春風化雨，無微不至矣！讀者仍不自悟，詎非失其本心者耶？此非獨孔子難之，即自問亦難也，特題俚詞儆之！

按「所」字定義，既是安宅，自當不滯於所安，精進不已，始可奠厥基址，永不搖動其主觀，俾有熙然自得之樂，孟子曰：「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而有左右逢源之妙用，何樂如之」。然滯於所者，則不然，例如憤懣，好樂，憂患，恐懼，一有所着，則心反不得其正矣。釋氏之言五十一心所，皆慮其滯也。好學深思之士，其慎之哉。

二 本心失所難詞

青年豪華壯亦狂，意志情緒漸汨亡，本來面目不相識，從何澈查糊塗賬。況說日月皆倒走，團團玉盤徧大荒，平頭正臉我手坐，那有世界容羔羊。

賈島西先生編木皮子鼓詞序云：「滾圓的兩個東西，連明帶夜斜行倒走，如要平頭正臉，便無世

界混雜的幾般色相，欺軟怕硬，直死歪生，倘皆以手打坐，那有乾坤」

阿堵臭味熱騰騰，旗鼓混雜響叮噠

，怒濤駭浪震宇宙，趁火打鐵放紅光。

蘇維埃口號云：「快速的當這爐火通紅趁熱打鐵纔能够成功」

殘酷惡獸抖身吼，肥皇胖帝供飽嘗，莫畏虎暴與獅猛，最怕

却後賸貪狼。從此物競天無擇，歪生直死是理當，

達爾文進化論謂優勝劣敗是

天演之公例，物競天擇，各被天然淘汰，而亂世却在例外。

書生慣說老實話，大膽吶喊講綱常。那

知色相隨風轉，千般萬縷透鋒鉞，聖哲窺破乾坤竅，不賣仁

義買肺腸。

要明是非專從自己心裡下工夫

奈何渾身都是道，誤上賊船不思量，

即無所用心的來脈

無關痛癢假疼人，地裂山崩亦何傷。渺渺身軀心無岸

，野馬塵埃目茫茫，君家不知何處是，萬里程途嘆汪洋。

莊子黿黿變化之說乃曰黿之背不知其幾萬里也。

無家之犬將何歸，垂頭纍纍亂無方，飽食

苟全誰漏網，災臨那得說无妄。

易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日坐黑幕

泥污中，大腹鼓鼓豚豕相，不聞屠家霍霍聲，宰割先取碩且壯。

吁嗟乎，鳳高飛，虎深藏，緡蠻黃鳥群集丘隅上，可憐人爲萬物靈，天賦權能失寶藏，沿門托鉢效貧兒，無端目伺鷄犬放。恍兮惚兮醉夢長，上帝臨汝是汝鄉，十手十目指視嚴，不聞不睹即康莊。安宅義路履坦坦，奈何徒爲雞犬忙，學問之道無他求，自覓定一所大無疆。孔孟付於開天斧，伐

木丁丁響鏗鏘。

說文釋所者，伐木聲也，
勞開脈理自得門戶。

自關門戶奠玉宇，莫向他人

耀金湯。

補 白

孔子立場在車上……

要衝開宇宙的烟幕彈

孟子立場在嘴上……

要推倒封建的大架子

唐三藏立場在木魚上……

要敲碎官僚的水晶眼

王陽明立場在槍杆上……

要打破鄉愿的假面具

第二節 自斷導綫

一 「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釋義

【經】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釋義〕此節重「及」字，及者由此達彼之詞也，此與彼之相接，勢必適當其時機，其時間性之未至也，曰未及；其時已過也，曰弗及，故及爲現在的性質。恪逢與巧合，針鋒相對，質量相等，往不可追，來不可待，稍縱即逝之綫索也。此節極重要的名詞，曰「言

「曰「義」曰「行」曰「慧」四者，之質量，無以異也。不過中間的綫索牽連，須以時機爲準，蓋「義」與「慧」處於敵對的地位；而「言」與「行」又有輕重利鈍的區別，言者無形，而行則有迹，故言與行相較，已有言可達，而行不能背的形勢；況乎「義」與「慧」，旗鼓相當，「慧」則結其類，而曳長尾，有掃蕩長驅之實力，觀於天空之彗星而可知矣，按「慧」者，具有靈性之本能，而思想之速度超越凡庸之義也。其中心爲「斗」字，斗者，彙也。彙其餘而推動一切也，更進而言之，曰「小慧」則犀利鋒銳，又何待言；再推而伸之，曰「好行小慧」，蓋好者有一往情深穠郁豔麗之象

，其光燄閃爍，無人能脫其羈絆者。如當此「好行小慧」之下，突有大人先生繩之以大義，以與之盤旋於大廷廣衆之前，鮮有不望而却步者矣。故「言」與「義」之永不相接，時爲之也，亦勢牽之也；且義者，默寓吉祥在我之意，孟子曰：「義內也」非由外鑠之也，返求己身之內心，則萬物皆備於我，樂莫大焉。故以言化人則「不及」矣，按「義」字從羊從我，與善，美，養，羣，之俱從羊，同一深意。擴而充之，皆順乎天理之自然，以盡其本然之在我者也。而此節主旨，是對羣居者而言之也。當社會頽靡之場中，靜觀萬衆彙集，各從其類。好義者，與義士爲一羣；好智者，與小慧爲一羣。其間

壁壘森嚴，冰炭不入，初讀嚴幼陵之羣已權界論而知界劃天成，非人力所能溝通也，繼讀群學肆言，始悉國拘與桎梏兩篇，意義優默，雖歐美列強，不能不爲其大國的習慣所拘，以顯示其貴族傲慢的態度；而弱國則概處於桎梏之下，更無融化之可能性矣。況乎我國處於怒濤漩渦之中，騰湧澎湃，莫知所向，是則瀾已狂矣！中流潰矣！放之不可，挽之不能，各具彈性而無吸引的重心！睹此時代性的牴牾，而中間的鋼索鐵纜，崩毀無餘，故牽聯之力已窮；而欲一言能及義」，嗚呼難已！況乎高揭小慧之旗幟者，睥睨其旁，日以勾心鬪角的伎倆，互爲利用；而忠言與大義，更有風馬牛永相背馳

之勢，雖有釋氏之慈航大乘，儒家之四牡兩驂亦奚以爲哉？

按論語所稱「難矣哉」有兩節，顧氏亭林分言之，謂其中有南北風氣之區別，大江以北，平原闊野，各有恒產，子依其父，弟依其兄，而不至於饑餒交迫，故飽食終日者較多；而南方山川綿亘，海疆延長，非有結羣成夥之能力，不能操漁鹽之業，以支撐其生產之收穫，故羣居終日，南人爲多，由是言之，是據閉關時代而觀察之也，然近日海洋洞開，人類愈雜，世界之資本與武力，已成互相鬭爭之局，故爲和平與奮戰之間藉謀調劑者，亦是言之愈切，而距離愈遠，可見強權與公理之各不相容，已成天演之公例；而人力呼號，

其力已微，況乎小慧與大義，又成激動內戰的導火綫，君子小人之消長，更無轉變的餘地。且君子祇有以言相試，而小慧則已深入，實行其排擠的陰謀，加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又結合小群私系，裙帶連環，絲絲入扣，則君子尙以寬大包羅一切，而感之以言，故其言與正義，終在隔靴搔癢之中而已。觀於春秋時代，各國相競，先例已然。孔子難之，乃自咏龜山操曰：「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其傷痛可謂極矣！不過消長之機，總有一綫曙光。這一綫即具有千鈞一髮之力，以待「拔茅連茹以其彙」之回轉。蓋聖人存心，治亦進亂亦進難之正所以勉之也。

二 小慧害義難詞

兵戰合羣由天演，大智小慧一綫牽，小往大來啓泰運，治亂興亡轉移間。僕僕風塵不憚煩，懷抱金縷忙斡旋，深淵薄冰常惴惴，只爲興邦在一言，無適無莫義與比，孰謂大盜非聖賢，老子謂聖人不大盜，不止然而盜亦有道。奈何一絲不繫遺，中間忽自斷飛鳶。正義本如大路然，歸而求之自得焉，不圖猝遇鬼打牆，幽冥莫辨本來顏。人耶鬼耶揉一團，妖障發起萬丈燄，鬪角勾心連環套，天羅地網飛無緣。英雄頓灑兒女淚，烈士意灰嬌妻前，

閨房忌談健兒胆，伏波亦怕生奇男。安得黑卵無虧劍，

列子黑卵

斬仇而劍客來丹三砍
卵而竟無虧於黑卵

斬盡蛟蛇熄烽烟，焚身滅親尋常事，君子愛人

婉而嚴。

吁嗟乎！史閣部。楊椒山。百折不回質帝天；山可移。海可填。煌煌大義不可翻，莫說邪正判天淵，消長悔亡總循環。大哉孔子時中聖，到處強聒不畏難。深入地獄度春風，羣魔亦可革其面。古今轉乾旋坤手，只爭穿綫第一關。

補

白

吳三桂的皮條線拉不得。周延儒的繡鞋線看不得。
靖海侯的馬尾線抓不得。甲午戰的導火線扯不得。

第三節 自放野火

一「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釋義

【經】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

〔釋義〕此節重兩個「之」字，之者至也，前途的方向也。人處社會環境中，總以個人的分量判別前進的方向。不料處士橫議，各炫其無稽之言論，驚世駭俗，不惜摧殘人類的安全，試驗其邪說詖辭。那知燎原之火，焚身滅親，勢必陷羣衆於焦土之中。故孔子深斥其不作。先問其意將何爲，假如所言與所爲，中間漫無方向，又無步驟

，每日狂吠反噬，並高揭浪漫的旗幟，以文飾其乖戾的風頭，勢必惹起強隣干涉，滅種亡族，迫在眉睫矣！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又曰：「果哉末之難矣」其所以深儆之者，皆以究竟爲主旨也。東方文化，相傳五千餘年，究竟何以長存呢？專在似是而非之道聽塗說，不能臆混固有的典常軌物，而言行合一之綱領，昭然於婦孺之心中。故民族的自信自決力量，終不爲邪說所誣也。細繹「不忤」之義，與釋氏以無慚無愧爲萬惡源泉，同一旨趣，誅心之罰，已成鐵案，而不忤之徒，恬不知恥，終亦必亡而已矣，又何懼焉！

一一 言不顧行難詞

事到究竟方知錯，禍不臨頭仍自炫，世間多少災孽案，不堪回首在空談。不幸突生執袴子，恣肆放縱成習慣，冥思幻想空無際。蜃樓海市何燦爛。無端做得黃粱夢，隻手改造旦夕間，黃鐘大呂嫌古淡，搬取鄭姬弄管絃。三皇可四五帝六，支配耶穆配地天，一律搗毀前哲典，宇宙唯我獨尊嚴。口吐憲章單行例，討伐征誅賴一言，野火燎原焦土現，餘燼殘灰揉一團。最後同灑奈何淚，睥睨自雄不改顏，古今孽海類如

斯，亂世衆生空浩嘆。如來說法推緣起，只說「無愧」與「無慚」，孔子刪述破萬卷，說到「不忤」血淚乾。莫把言行一例看，「不忤」便是無心肝。

吁嗟乎！言不忤，何問爲，爲不忤，萬骨灰，遇此浩劫任殘毀。孔子總想轉劫運，我爲要翻彼所爲，彼在夢中我醒醒，先難後獲莫空悲。

補白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以「執」作執獨不想孔子爲何講執拗呢要知執拗就是不忤的來源

第四節 自失常態

一 「難乎有恒矣」釋義

【經】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釋義〕此節重三個「而」字。而字即向後轉也。亡者，時間性之未來與既往，而中間莫從執着者也；虛者，空間性之不增不減，而內容莫從捕捉者也。約者，時間與空間之總合，而歸納於獨一者也，斯三者，包羅萬象，積而未發，及一發而萬象皆新。既不見其自來，亦莫究其終極，惟聖者涵育其端倪，以至於無息，所謂「範圍天

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其至誠不貳，悠久無彊均寓於恒常不息之中。易象云，「雷風恒，君子立不易方。」其意已深切著明矣。奈何方向不定，隨境俱轉，愈轉愈後，竟入於開倒車之軌轍歟？須知倒車之進行，即自以爲有，自以爲盈，自以爲泰也。然旣曰有矣盈矣泰矣，滿自招損，月盈必虧，盛極自衰，人間之生死存亡窮通得喪，均莫能超斯公例，聖人率性立命，素位而行，一切無跡相之可言；所以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自然恒久而不已，亦自然生生不已。有過化存神之妙境，反乎是者，徒欲與天地同流，烏可得哉。孔子曰：「難乎其有恒矣」。即慮人之向後轉，

而自失其固有之常態也，是以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直入聖域而不爲境轉。孔子謂見其進不見其止，是願好學者勉焉有恒，皆能學顏子之「不改其樂」，則思過半矣。

二 爭前落後難詞

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獨旁薄衣人，飽經冰霜冷澈骨，渾無彫謝萬古春。孔門唯稱顏氏樂。簞食瓢飲不知貧。危坐心齋無一事，永與太結比隣。華屋輕裘朱門子，沉沉醉夢度晨昏。所有僅如太倉粟，纖塵芥子何足論。爲盈爲泰類如斯，

波濤隨風蕩無存。不見巨石巍然立，砥柱中流不轉身。歌罷多少無窮恨，哀怨未伸忽自瞋。只爲一怒諸侯懼，蓋世功勞骸骨粉。

吁嗟乎！天漠漠，地渾渾，太素抱一妙無垠；有必虧，盈必損，泰極否來多悔吝。奈柯徒爲境所縛，無端自拋空靈根。露電幻影佛所云，孔氏說難轉法輪。立不易方貞且峻，不遷不貳四時新。大道直進無廻轉，普渡詎肯讓他人。

補白

無恒與無常相近回族以死爲無常啦此話最妙孔子不忍見無常的慘狀故難之

第五節 自媒蜂蝶

一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釋義

【經】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釋義〕此節重「而」字，係獨轉或竟轉口氣，按朱註對於佞與美並稱，質量相等，予細按「而」字之意，決不是「與」字或「及」字的口氣，其大旨在宋朝之美，是傷衛太叔出奔，與宋朝亦出奔，皆以美取禍，且衛國名不正，言不順，民亦無所措手足，處此亂倫之

際，惜無雄辯人才，把倫常名分之糾紛，解剖分析，使人人尙能辨識其眞象，或有一線轉機，蓋謂祝鮀之佞，雖在深惡之列，而祝鮀之才，在衛却是需要之器，故謂不有祝鮀之佞，而獨有宋朝之美，已爲孔圉所不容，然孔圉尙是敏而好學之人物，竟令其女孔姑奪而妻孔；且將攻疾，而孔子止之，始免衛國之難，其所謂難免於今之世者，蓋指此也。否則空無所指，而孔子難之，似乎孔子別有憾觸，而發此憤慨之詞，已失聖賢之度矣，且祝鮀以雄辯折蔡而長衛，可謂不辱君命，非常人之所及，當時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衛靈公無道，而能不喪，賴有此耳。孔子三仕衛，及臨返魯之

際，深慨不有祝鮀而獨有宋朝，恐不終日而衛亂生於倫常之變。當今之世，裙帶連環，亦是此病而無計療治，讀孔子之言，感慨係之矣！且愛情神聖，舉世風靡，青年健兒，以形骸丰采傲慢自喜，而殺機隱伏者，比比皆是也。孔子居百世之上，早鑒及此，則百世之下，卒不知悟，自貽伊戚，吁不亦大可哀乎？

二 美而不佞難詞

莫道王孫都堪哀，博浪孺子亦壯哉，天生健兒總有用，清奇迥異凡兒胎。窈窕五郎乘槎至，太原公子褫裘來，誰謂濁世

翩翩者，不是乘風破浪才。奈何五霸爭雄日，宋衛潛伏无妄災，人以貌取競華貴，不重肝胆重形骸。宋朝之美冠世胄，衛疾出奔朝與偕，太叔夫人宋諸姊，孔姑奪之名分乖。況以堂堂孔文子，陰驤女兒作厲階，一奪再奪穢彌彰，孔圉攻疾釁頓開。

吁嗟乎，太叔奔，朝亦奔。美而懷罪鬱莫伸。名不正，言不順，名教詎可任沉淪。善哉祝鮀治宗廟，衛蔡爭長發閔論，折衝樽俎賴雄辯，口給便便解糾紛。與其善佞扶正氣，詎忍斌媚亂大倫，聰慧多爲姿態累，少年倜儻自超羣。無端兩分

鴛鴦侶，黯然永別最銷魂，彼善於此傷往事，君子懷刑究何因。青年那知裙帶禍，艷羨國母競效顰，空談愛情神聖者，試問誰是辯護人。

補

白

仁者有時離不開佞字。例如孔子夾谷之會。孟子距揚墨之辯。諸葛武侯舌戰羣儒。那能讓人一句呢。所以春秋尙名家。印度講因明。現代須合邏輯。

第六節 自限質量

一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釋義

【經】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釋義〕此節「與」字係誤解，竟以女子小人並重，是誣女子矣。按「與」字解釋，王引之撰經傳釋詞以「與」字冠全部之首，列舉四十三例詮釋極詳，有以「與」作「用」字解者。例如「易與耳」之類，是女子役使小人的口氣，因女子駕馭小人，有種種爲難處，自來

女權下移，而小人即假主人之威，以嚇詐其左右。凡母后當政，權移閹宦，歷朝受其實禍，以致有亡國滅家之慘。孔子發一言而關係國家之治亂興廢，非區區較量女子與小人之間，而無故詆辱也。且以上下各節考之，其証顯然易見，上三節皆是論小人之可惡處，對子路曰：「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對子貢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子又問子貢，而子貢列舉三項，內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所以孔子歷述小人之不堪造就，乃連類而深爲女子傷悼，故斷之曰「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因小人不孫故惡其訕上，因其多怨，故惡其爲盜，此等深中社會之隱痛處，無論何人，處此家庭瑣屑，概不能

免焉。況以女子之身，仁慈小惠，自然流露，而不孫與怨，動輒表現，此當然之情態也。其下節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與上三節之各項可惡，是連貫一氣的。故細玩「難養」二字，更是指定小人而言，而女子地位，非老母，即夫人，或諸姑伯姊，皆係家庭尊榮無上的，斷說不到「難養」上去，孰謂歷代學者，滑口讀過，而女子沉冤，永不白於天下！近代女子學識日進，深疑孔子凌侮女權，而孔子之深意更沉埋而不能昭明於世。嗚呼！學術不振，是誰之過歟？特爲揭出，願爲天下之女子澈底洗冤，並表明孔子深意。希讀書者，總要綜貫上下文，深心而體會之，庶乎其不差矣！

二 誤解女性難詞

關雎麟趾詩百篇，淑女君子共坤乾；男兒萬里從軍志，孝女深閨侍母前。華桃濃李于歸典，中饋主婦何莊嚴；童妾待罪趨堂下，唯唯側立循規範。尊卑自把嫌疑判，況在主僕更相懸；奈何論語難養案，女子小人一例觀。囫圇學者死句下，大錯鑄成由晦菴；上下問答本一貫，釋「與」爲「及」義倒顛。善哉高郵王文簡，與字解例四十三；出入相與共一堂，與言與行是當然。無往不「與」家庭便，無時不「與」俱往還。

吁嗟乎，近不孫，遠則怨，千古小人成習慣。喜竊盜，好謗訕，四十見惡終下賤。姑姊小惠婦人仁，小人窺破胆如天；人心不同如其面，家家內幕不堪言。我佛衆生豈有別，誰謂巾幗無聖賢，小人獨爲質量限，其終也已倍堪憐。從今女子多黽勉，茫茫前途浩無邊，一龍一豬韓公訓，最後榮枯判天淵。此間小人左右力，不孫便是百禍泉，寧失怨望避不孫，聖域賢關又何難。

補 白

易說陰陽內外。詩言雌雄牝牡室家。皆是女性在前。再說嫫媿子姬姜媿蠃螺。那個帝王不從母性呢？所以論血統。而未有論骨統的。奈何被姨奶奶自己推翻啦。又怨誰呢？

第二章 六嘆

第一節 自甘盲從

一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釋義

【經】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釋義〕此節重兩「之」字，頭一「之」是來路，二個「之」是去向，每事要認識來路的脉絡與因緣。凡無因而至前者，不是投機，便是利用，總要找出根由，有了澈底的認識。例如：『默而識「之」』，『「學而時習「之」」』，『知及「之」』，『仁能守「之」』，

『知「之」爲知「之」』，皆有所指，俱是來路。第二個「之」字，是自己見到的正鵠目的，及要究竟所至的歸宿。例如：『而衆星共「之」』，『吾不欲觀「之」』矣。』等類，再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亦是好樂到如何境界。程子所謂「地頭」是也。假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一切在盲從中，雖日在黑幕內，而不自知，孔子教人總要追到根，問到底，若是裝僂做假的，故意以愚庸，試探祕密，這兩個「之」字亦朦朧不過去啦，所以不曰二字底下，就給他個「末如之何」，是直斥其不堪造就。這似是而非的鄉愿，全都可以杜門謝絕啦。可見孔子必是深心於因明規則的，名學之盛

於春秋時代，即此可見一斑。是以一部春秋的褒貶予奪，每字必有斤兩，此口誅筆伐之所以可畏也。

二 不求甚解嘆詞

黑幕重重霧氤氳，不辨方向路紛紛，道聽塗說沉酣夢，鄉愿衣鉢莫問津。切磋未成再磨琢，庖丁解牛刃益新，萬縷千絲總成錦，那許凡夫整個吞。而今科學重原理，來路去向要求真，兩個如何端倪見，分析開始運斧斤。奈何徘徊歧路畔，仍效冬烘說囫圇，禮義廉恥究何事，怎得口頭欺同群。

吁嗟乎，泉涓涓，木欣欣，鳥鳴花放萬古春。泉有脉，木有根。悠久不已究何因。不必讀書斯爲學，自有社稷與人民，久居軒蓋無佳士，天降大任多守貧。巖穴俱是千秋業，一世赫赫終無聞，深造自得能有幾，理到逢源樂無垠。孔顏之樂樂如何，如何趣味有餘芬，不曰如何如何者，一生僕僕擾風塵。堪憐俗子摹古調，人末如何空效顰。

補白

接物常存三自反。窮理要有兩如何。三次自反別紅臉。兩個如何做主婆。但是「要如何便如何耳。」那是例外。

第二節 自作聰明

一 「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釋義

【經】子曰：「法語之言，能勿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勿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釋義〕此節重「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之兩「而」字，內有轉臉不認舊賬的意思。人在社會中，最要注意俠義故交，必有千金一諾的篤誠，方有至大至剛的正氣。假如當面許人，阿諛取容，專使人面

子上過得去；轉過臉去，一筆抹煞，並看風頭應付一切，無論所託命的事項，及性天中的故交知己，一概由環境的好壞以區別待遇酬酢的厚薄，所以說的從的，通不走心，才有不繹不改的表現；然此猶上焉者也，其最壞的，是明知故犯。當初法語之言，或巽與之言，明知是切膚之痛，刻骨鏤心，說了一大套，五體投地感激無量的話，及一轉臉而故態依然；且變本加厲的推翻前案，這便是自欺欺人，一切是靠不住的。而反觀自己，亦是靠不住的。並且自作聰明，剛愎到底，而不知其內蘊者；或以爲此類人物是個性太強啦。抑知有個性的人，皆知自愛自尊，而此類係傲慢自喜有己無人，任何

力量，亦感化不動，終亦必亡而已矣！孔子又說出末如之何來，確定了不堪造就啦。所以這兩個「而」字，反詰的力量最大，不啻用顯微鏡照出細胞來，又用愛克斯光鏡把內臟的肝肺全照的清清楚楚，孔子才下一斷語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讀這節書，如不能發生感動，就不必再讀他書啦。因為十三經念四史多半是法語之言，如能玩味研究，亦不啻異與之言。其在求學時間，愛惡尙與人同，及權位勢力到手，而全數化爲雲煙啦，所以亂世裡講學，本係轉移人心風氣的，然遇此等轉臉抹煞的人物，有何效力呢？亦只有末如之何而已矣！

二 似是而非嘆詞

陰陰朔氣滿神州，孤燈相對夜悠悠；擲筆默坐思故友，往事念念縈心頭。多年知己半爲鬼，尚有幾人是舊游；肝胆相與無餘事，然諾從來忌輕浮。而今多遇驕慢客，狂縱自喜說自由；任是邊塞風雪急，圍爐笑語競風流。富貴驕人當然事，那知剎那作楚囚；此後對泣無寸地，厭棄老生談預謀。前車既覆皆殷鑒，關我何事妄運籌；突有高崗獅聲吼，黃鐘大呂音交投。震耳慙伏可憐色，但求倖免慶無尤；大力回天可

轉，追風牛馬不轉頭。

吁嗟乎！從法語，悅巽言。嬰兒依依師父前；說不釋，從不改，轉臉渾如隔萬山。見賢不能舉，舉亦不能先，見惡不能退，退又不能遠，法語巽言等空談。須知心悅由誠服，決心改過由不憚。方希直，文文山，皆以鉄石銘心肝；正氣歌，遠慮篇，文章古誼如龜鑑。聞善若決江河，見惡如逐鷹鷂，一見一聞即實踐。不見越王復舊仇，生聚教訓二十年，范蠡文種出奇計，俱由臥薪能雪胆。手必辣，心必酸，遇事當機要立斷。不斷即是自殺，失機亦是自斬，奈何改過還周

旋。繹爲香草味如蘭，含英咀華透芳泉；源泉混混無休息，
撫而允之滿瀛寰。改過自能着先鞭，繹思汪洋無崖岸。既從
即應改，不改何以踐前言；既悅即應繹，不繹奚取忻忻然
。改之繹之斯爲貴，不改不繹全倒顛。不見孔子日憂煎，憫
人悲天不憚煩，最後說出末如何，一籌莫展血淚乾。幸運偶
逢僅一旦，遺臭相傳萬斯年，吉凶多由寸心動，芳臭祇在反
手間。孔子遠慮教不倦，不改不繹總未安；三復白圭斯無玷
，幸無滑讀論語篇。

補白

諺云。攢頭不顧臀。然而臀既不顧。又何必攢頭呢？

第三節 自鑒性靈

一「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釋義

【經】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釋義〕此節重「其過」與「自訟」兩項，而「其」字尤重，蓋「其」者有所專指之詞也。本身之過，自己不能自見，而他人或後世見之，必溯之曰是「其過」也，過有專歸，而其造端極微，又係有大功於世；然其功逾大，而其過愈深，藏於無形，自身第見其功莫與京，且與天下人共見其功，並歌頌其功，勒諸貞珉。然那知斤斤於

外表者愈急，則其過亦隨之彌彰。及其掩之欲工，而病中生病，遂致因過而陷於罪戾者，比比皆是也。假如早能見及，先自訟於性靈之中，自認其罪在不赦，儼然兩造之爭辯於法庭。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之謂也。所以君子的功罪，均從人之所不可見者，互相對消於無形，奈何功高天下，而不能自見其過；反粉飾鋪張惟恐他人不見其功，此不能不指而目之曰是「其過也。須知「其過」者，是有所據而可指之過也。凡天下之有何主張，及唯一之主義，皆有所指者也。自以爲是，居之不疑，而其罪隱伏，則禍變一發而不可遏者，皆其過之積也。其初苦於自身不能自見，而他人均能

指之，曰是「其過」也。遇此幾微的關頭，祇有自己的性靈中，或能表現惴惴戰慄之境，此即內自訟之真義也。此節本上數節各言「其」志連類，記錄孔子的感嘆詞，其大旨謂其志在救世，而「其」過無形不能自見，未必不有病世之處，總以因時因地因人順性靈的自然，自無偏執。一義之過失，所以性靈以內的自訟，分辨澈底，方有其訟元吉之慶。此等灼見，惟有顏子能之，不幸早夭，不復再見，聖如孔子自嘆已矣乎以後，仍以好學自勉。下節接不如丘之好學也，文義連貫，細心玩味，自知妙蘊。

二 我見太深嘆詞

眼前浮雲片片飛，吉凶端倪爭幾微；不是肝腸滴血動，那知往事念念非。莫謂我見超象外，稍入執着便踰規；閒中看破盈虛數，物來順應任爾爲。萬年宇宙刹那過，人事何歡又何悲；心無凝滯染亦淨，一切功罪究問誰。奈何獨尊說唯我，自以神聖爲同軌；最後功罪留痕處，功首多半是罪魁。

凡我見過深自以爲

是而不可入堯舜之道者，比比皆然，其功愈高而結果適得其反，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然功名蓋世不顧倫常，一錯萬錯，是謂「其」過，即是有痕跡之過，故補過非能內自訟，不可

大人無勞更無善，老安少懷亦奚爲；

上節不過各言其志而已，孔顏之志猶慮發生過失。輕

裘肥馬誰作主，敝而再新去復回。

宇宙時間循環不已，子路之志在與朋友共，確是社會思想家，然自身仍做

不得主，如認爲子路所獨有的裘馬，專

以跡相求之，則「其」過便叢生矣。

吁嗟乎！天蕩蕩，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地恢恢，無迹那問壁生輝；

功高者，標語

繁繁滿壁生輝，然反足生人野心，功過不掩莫大於是。

內自訟，悔勿追，訟爲元吉大無限。

易經訟卦曰：

「天水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第五爻曰：「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按認爲分辨是非之義，是非明，乃能各行其志，其所稱元吉者，吉之大者也。

訟而有

爭分析早，妄絕從何滋葛藟；我無是兮非不生，無非自無過

相隨。

其過多由自是發生，無是無非而性靈自見，過亦不生。

乾父坤母予中處，民胞物與共威

遜；

張橫渠西銘以天地爲一家，純是大同之學。

惟有顏子其庶幾，終日守愚能不違。伐

善施勞一切無，老安少懷從此推；

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聞之，始自述老安少懷之志，因此志非

顏子不能

不幸短命竟夭折，天喪斯文心已灰。

按論語係弟子記錄，其秩序每連類而及，故於自述其志

之下，連接孔子嘆息已矣乎一節，以明孔

子傷心之意，並借以勉勵狂狷的弟子。欲見斯人終未能；仰天空嘆哲人

萎；一息尚存求開拓，性靈自鑿將安歸。

既不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便是性靈已失其真，終日

自鑿以紛飾其外，美及虛榮，而內心不能

自動的分析真偽，故以已矣乎嗟嘆之！十室之邑有忠信。陋鄉從來勝中

遠；

詩云「肅肅免置，施於中遠」，按中遠即都會之通衢大道也，亂世都會無人才，不能不返求諸鄉村，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傷之極也。

生機仍是

學中得，願與蒼生共下帷。

下節不如丘之好學也，是表示願與鄉人共學之意，語更痛切！

孔子無可

無不可，擴然大公忘巍巍；意必固我絕所緣，臨深履薄永無

類。幻中雲巒朝暮見，浮沉怎耐朔風吹；渾忘彼我無疆界，

一團和氣萬古垂。

此節係孔子大同學理，苦於未能通俗，特加註解釋。且近日學風多半未讀過論語，余願導入熟讀的塗徑，再進以孔子大同旨趣，庶能研究宇宙一家的原理，否則空喊自由平等，終不解自由平等與大同有何關係。茲把這一節的「其」字略爲解釋，才知有所指定的一義，便與大同之旨背道而馳，故曰大同無主義，而有主義即非大同。細參上下文義自知要領。

補

白

自訟是原被告遞了和息。不靠法庭啦。如能從自己心裏。建設法庭。總可把訟費省下啦。且說家有法庭而內人不可當律師嗎？所以說家有賢妻。男兒不遭橫禍。

第四節 自失主觀

一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義

（經）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釋義〕此節重「者」字，按「者」字別事詞也，王引之先生曰：「常語也，或指其事，或指其物，或指其人，故用也者與者也，同一常語也」，又曰：「『起下』之詞，凡上言『者』而下言『也』」。專看下文，其所指之人與事物，始能貫徹其意義。此節「者」字，係指定藏文仲竊位辟賢而發，且上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亦

是感嘆的由來。故以無誠意的名詞，指示主觀的錯誤，因臧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便是德與色不能辨識其連貫性，遂致主觀搖蕩，須知「好德如好色」係誠意的形容詞。謝上蔡先生，釋子在川上曰，以下的「好德」一節，引用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語，即把德色看作渾然的，並非德高而色低也。佛家之「卽色卽空，卽空卽色」亦是如此。孟子對齊宣王曰：「好色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可見先哲的主觀，均以色爲自然界所本有的。陳白沙先生謂，「靜中養出端倪來，」蓋端倪卽德之出發點也。臧文仲諫巫庭，諫勿輕視邾國，皆德之表現也。假如養到火候，魯國修明

周公之道，其在臧氏矣。奈何無此遠慮，徒爲形色所蔽。明知闕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是昧乎自然色界的主觀矣。非惟爲臧氏惜，亦爲魯國惜也。孔子自衛反魯，桑梓之邦，雖一位柳下惠而竟被三黜，其痛心如此，故又爲嗟嘆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下文即臧文仲竊位辟賢之事，其絕望於魯國的情態，大端可識矣。論語係弟子記錄之詞，其上下文均連貫一氣，不能隨意割裂。其全文二十篇，亦是自然無縫的。且第九篇內的「好德」一節，詞意相同，而無「已矣乎」三字，獨在第十五篇內重複記之，可見「已矣乎」三字，是此節的主腦。故釋此節，專重「者」字，以明其所指

定的人與事，始得孔子微意，其文內「好德如好色」五字，各有區別，其他節之「德」字，係指學無止境而言，未成一簣，便是好學無誠意。並根據川上不捨晝夜之逝流，以明其永無止境，奈何一簣未成，遽言止呢？故下文連叙不惰之仲由，與不見其止的顏淵，以至後生可畏，皆是連類而及的。以此類推，一部論語，純是具體的文字，由是而知此節之「德」字，係好賢不誠，故下接臧氏之竊位辟賢，以致父母之邦，莫由復興。並見其脈絡由顏淵問爲邦而來，細讀全文自知深意。

此節「如」字與佛家真如界相同，孔子是世間法，不得不提出「德

「字來，但德字的界說，範圍太泛，從何說起，以何爲止境，在因明論中，質量無準，似超越現量比量，而入於非量，故換位不易。設使把好德如好色轉過來說，好色如好德便失了定義，祇得作一個名詞的讀法，曰「好德如好色，」。這樣名詞如「在德不在鼎，」或「在德不在險」等，均是質量不等，似乎偏重德字，因鼎與險係現量的，而德係非量的。獨如字是形容詞，連綴其間，又可作聯詞讀，其義不可以質量相衡也。細心玩味，自得如字的妙境，奈訓詁家或有以色專屬女色者，因中國文字習慣沿用，每以抽象名詞妄斷經義，詩經凡注爲淫奔之詞者，多由此誤，不可不察也。

二 竊位阻賢嘆詞

萬象陰霾打不開，半是袍弁連袂來；

袍而弁者，以喻縉紳衣冠之盛。

滿口赤誠披

肝膽，那知包藏是狼豺。高談都有回天力，短鬢婆娑似聖胎；

傳來節操惟松柏，霜後未敢比草萊。

亂世虛僞之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即指此類。

殘魂零

落觀世態，盡日凄然掩荊柴；

君子道消之象

看罷炎涼哭不得，默坐幾

度自愴懷。

已矣乎之嘆古今同慨。

邊塞徧地冤淚血，俱是冰雪葬骨骸；黑

雲黯黯結鬱憤，寒更敲碎滿城哀。

塞上健兒狀况堪憐

悲歌勞擾慚燕士，

坐臥渾忘是書齋；萬里風煙何日盡，健兒功勳擲九垓。

立功異域者未

必受賞而異日享盛名富貴者已擲戰士於九垓之外：

不見春秋喜私鬪，秦晉齊楚互疑猜；祇有

東魯存周禮，和聖竟未列閣臺。

臧文仲竊位於魯，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柳下惠尙無出路而立功者可知矣！

況

說壯士性孤冷，最恨奔競自擊排；憂國寧願身早死，不肯營營謀進階。從此榮辱置度外，竊位權奸慶克諧；操縱羣倫無障礙，一手遮盡衆天台。

以上是未見好德如好色的實例。

吁嗟乎！慾念熾，浩氣低，降志辱身投時機；鑽穴隙，竊名器，那顧黎民無子遺。識時俊傑趨時宜，盡入彀中便兒戲；俊傑尙能供馳驅，竊位阻賢無窮期。展禽見阻於臧氏，晏嬰阻孔於尼谿；亂世賢哲總野處，昇平求賢古亦稀。惟有兩雄逐鹿日，好賢僅爲定邦畿；

京畿既定，烏盡弓藏，范棼張良劉基急流勇退皆因此。

堪憐賢者不若

馬，

墨經云不若愛馬，著若明注謂愛賢與愛馬，均欲得其用，非真愛賢也；

陳平恃有計六奇。

漢初惟陳平善保其身，賴有六出奇計的

用。千古獨稱劉先主，篤信武侯志不移；惜乎孔子不復見，慨

然太息嘆已矣。但言好德如好色，便是至誠能無息；水流花放皆自得，形形色色樂緝熙。好惡各本性天動，舉直錯枉何所疑；稍有我見夾帶生，主觀搖蕩輸全棋。須知好賢即好德，好賢能樹百世基；好色之誠由自動，若決江河胡能已。此好概由主觀定，至誠可以質神祇；大哉蕩蕩真如界，萬世無疆壽期頤。

此段俚詞直述胸懷一揮而下，閱者勿以詩辭繩之，其意在引導青年

有讀論語的興味而已。因數年以來，讀經問題發生紛議，余亦是不主張讀經的一份子，特爲讀經不先闢出一條徑路來，這個問題實在無從下手。前寓太原遇趙丕廉先生的僮僕，張登桂對於五經均能背誦，而春秋左氏傳尤熟，並以論語孟子爲常識讀本。適有梁漱溟王鴻一諸位大哲學家，與張君詳談始知其學派淵源傳青主徐廣軒諸先哲，而其要領多半從敦良齋遺書得來，余詢其讀書的緣起，張君謂初在街上打燈謎，每注打四書一句，因開始查考四書，漸漸熟讀，有心得處，遂博覽左傳而兼及羣經，從此觀之始知四子書確爲東方民族的普通常識。余在陝甘綏主教育廳長時，即以四書作中學校

的常識學科，頗易收效。因各學生的父兄，輒用四書語作普通的應酬話頭，隨口而出，多數能解。此等風俗習慣，沿以爲常，益知四書爲東方文化的基本學科，而論語尤爲普及。故作此小品，引起青年的興趣，並輸入燕趙慷慨悲壯的特性，藉以激發兒童的民族自信力，詞雖鄙俚不文，而意義的蘊蓄頗可述一二，特拈筆附錄之。

補 白

聖賢多不好名。而名流就是流下去啦。柳下惠不肯流下去。抱住柳樹。死不鬆手。所以民到於今稱曰柳下先生。若陶淵明的五柳。豈不更穩當麼。

第五節 自丟重心

一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釋義

（經）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釋義〕此節重「何以行之」四字，而「以」與「之」尤重。上文的「可」，即「以」字的來源，有所「以」即可「以」。而「之」即上文的信字。輓軌皆「以」也，人處社會中，失所「以」，即不知何所「之」，故其重心即「之」字也。簡言之，抓不住重心的，即

不知其可也，可即運用於重心之基本地，均能合乎軌轍也。讀書須逐句逐字，分析清楚，且要從上下各節，尋繹脈絡，得了綫索，更覺貫澈有味。例如：「人而無信」的「而」字，與「不知其可也」的「其」字，「也」字，皆從「子奚不爲政」一章來的，所以才有「而」字一轉；中間不知「其」可的「其」字，究竟指何而言呢？按「也」字的性質，王引之經傳釋詞，解例極多，皆有承上文的意思，是謂爲政而無信，則政亦不知其可也，既不知其可。又奚以言行政呢？如其可而行之，則下節的「雖百世可知也」，亦貫澈下去啦。再推到非其鬼而祭之，便是不能孝友；見義不爲，便是不能推行，

節節靈通，句句着實。所以論語的結構，一句亦不能拆開；然而隨意割裂，以爲有科學系統，則孔子的真義俱失矣！此孔子之罪人也。

按此節「信」字，是信仰，亦是共同信仰，非區區以信實爲主也。蓋「信」字範圍太廣。有恒信焉，例如：信天地的運行不息，四時行而百物生，皆不疑其凌亂無序，此恒信也。有篤信焉，例如：好古敏求，尊守師說，不敢稍有踰規之處，雖門戶森列，而壁壘嚴峻，任何勢力，不能摧殘其主張，此篤信也。有孚信焉，平日以至誠相感，而上質鬼神，下及人民，無不貫徹到底的心悅誠服是也。此外有皈信於一宗一脉，而衍爲宗教之信；有迷信於多神，或汎

神而衍成愚民之信。其大端又有朋友交際，以推進國際邦交之信，再進於一言之然諾不變，一行的熱腸古道，而不敢不維持謹言之常態，皆實行其信的分析原則，而其綜合於一條軌轍上。總以信仰爲出發點，尤以共同信仰爲最後的歸宿，是以審核於不可之間者，皆由自動的主觀，而規定恒常的重心。蓋重心既定，則可與不可，始有所以而持守前進，及求到進步的程序，又須有堅確的方向，而方向的目標即「之」字真義也。須知「之」者，前進方向之目的地也。必如此層層分析，把囫圇吞棗的積習打開，則讀書始有進步；否則滑口讀過，不過說人要信實而已，與孔子的真義不大相背耶？

按輓軛之喻，是言車的力量，橫壓於馬身，其鈎縛愈緊，而車行逾速；稍爲疏懈，便脫出馬頸，其力頓減；而馬已無所施其力。且以大車小車分言之，即謂自大君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信爲本，而以信喻車之輓軛，又須將自身束縛於車轅之中，雖四牡並轡而行，各有橫鬲，皆不亂序；如雁行之象，威儀峻整，燦爛有章。故先哲考據車制，皆源於考工記一篇，其尺寸不爽毫釐。鄭康成云：「輓是鬲轅端壓牛領者」邢昺論語疏亦謂輓以駕牛領，可見輓與鬲是一物，朱子用何晏注，謂：「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殊有誤點，小車之制，較大車少一轅，大車二轅，小車一轅，小車自軫以前

，穹起如梁，又曲而下，以持衡厄馬領；使不得出其鈞衡處，謂之軌。以喻信的用途，因物制宜，不是拘板一律的；應直者直，應曲者曲，所以孟子有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解釋，蓋義即衡也。且車制隨時代而變其形式，故信亦因時因地因人而各有變化，須知信與義相輔而行，隨大小直曲而推行盡利者也。泥守古制者，無怪其進行多阻力也。

茫無所之嘆詞

朔方日日悲風鳴，十月寒威加倍增；每懷戰士冰透骨，萬里長征不計程。

有所之者如此

寂寂暮雅棲燕樹，淵淵夜思漫無聲；願踏

血痕尋舊侶，藉敍殘魂默默情。

欲言之而無從說起，不得不默默夜思。

我生不辰百愁

結，四面楚歌目若盲；家鄉不知何處是，轍斷軌靡亂行旌。

以軌轍喻信前途茫茫。

堪憐人心如人面，披肝瀝膽渺無憑；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無所憑式何以前行。

鳥亂啼兮哀人苦，人無羽翰接太清。

吁嗟乎，師道潰，天理崩，傳習誰肯日服膺。瞰者虎，視者

鷹，那容老生說常經。花零落兮誰是主，民流離兮產無恒；

人耶鬼耶孰與朋，大地河山血淚腥。不見蘇聯文藝盛，英雄

次次說聯盟；猶太先哲蔚然起，物質神髓傳列寧。及今奮鬪

歌奏凱，忙煞瑪麗呼和平；大哉歐東伊斯蘭，

伊斯蘭譯言最大多數的和平故其民族不爭政權

民族佈滿大寰瀛。不立王號不言政，殖民祇憑信念誠；一念相傳千餘載，任何染污念不傾。平民失掉信仰力，羣倫破碎起內爭；揭破面皮無忌憚，父子兄弟亦浮萍。遞推人間類如斯，婦女顛連倍堪驚。

閉戶懶看兒童隊，暴雨摧殘滿郭青。

教育不良青年俱在摧殘中，多不覺悟。

最痛自家

子女幼，教養時節慚無能；攔胸問心心已碎，仰面呼天天不應。欲深入兮無永穴，欲高飛兮無健翎；混沌宇宙烟霧密，隱約川嶽亂雲橫。夕曛朝霞還聚散，乾坤何時晦復明；萬斛渴塵千石淚，及早回怒日初晴。茫茫再問征夫路，晨光曦微

鞭馬行。

此篇嘆社會人心之敗壞，均由於轍斷軌靡，一切出路皆絕，而中等教育，把一般青年均葬理於筆算及白話文之中，及入社會後，一概用不着，仍得起頭另學，所以家有子女者，均抱苦痛，只有對子女慚謝，無能而已，今有以學校課程，稱曰「洋八股」者，可謂深中流弊矣！

補 白

近來認字，只看偏旁，如輓旁是兒，輓旁是桃橈。大約小兒坐桃橈的時期。或者說實話，然而坐到八缸四輪上，專靠考福輪轉圈，恐怕轉的灣太多啦！所以孔二先生說，不知其可也！

第六節 自種孽障

(一)「狂而不直，倜而不愿，恹恹而不信。」釋義

【經】子曰：「狂而不直，倜而不愿，恹恹而不信，吾弗知
「之」矣！」

「釋義」此節重「之」字，之即澈底的結果也。狂者高亢也，倜者寬博也，恹恹者，達觀也，此皆磊落光明之丰度也。然學風日下，徒驚虛榮，狂者流於造作，倜者流於浪漫，恹恹者，流於頑空，所以

有不直不願不信之弊，三者均係自陷於孽障中，而不自知，以致久假不歸。而其最後醜態畢現，遂爲社會所不齒。故孔子以「吾弗知之矣」，儆告其間，獨望人之速改也。按「之」字，即究竟的出路也。例如：晉人以清談誤禍國，狂而不直矣；後五代以馮道爲模範人物，節操掃地，以致遼金元混主中原，均顛顏事仇，不知羞恥爲何事，則侗而不願矣；至若蒙藏以佛教信徒，流爲喇嘛，而中土熏染外道，終日以焚香祈禱求福免禍，希望昇西天極樂世界，是豈誠心信仰者耶？故曰慳慳而不信。由是言之，直者一也，一心一德，而不爲權利所移，即大丈夫氣象也。愿者謹也，謹持民族的個性，臨

大節而不奪其操守，即志士仁人之風度也。信者信仰堅定也，任何宗教的儀式，亦只求虔誠無愧於心而已。凡打坐於蒲團上者，閉目塞耳，以爲不聞不見，可與西天直接矣。然其利慾熏心，每以皇室尊榮自炫其尊嚴，是尙足以言信仰耶？故綜合不直不愿不信的結果，均歸於禍國殃民，而無所底止。其可哀孰甚於此？孔子傷之，苟明其義，可恍然警惕矣。

二 久假不歸嘆詞

人笑我崛偃，我笑人不豪爽，假冒名士喜標榜，踞傲學原壤

。誰受汝冤枉，疏闊竟把斯文喪。細思量，空負時望，惹得
泚滿額。以上狂而不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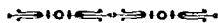
人笑我孤僻，我笑人太兒戲，高唱浪漫投時機，胡爲濫交際。
不顧丟臉皮，蚬顏事仇仍嘻嘻。深思繹，圓通一律，民族
誰可依。此咏侗而不愿

人笑我迂拙，我笑人出軌轍，大道那容暗摸索，壯士馬革裹
。詎忍蒲團坐，熱中何必求仙佛。詳斟酌，一朝敗露，反遭
人奚落。此咏倥傯而不信

此調譜黃鶯兒，依楊椒山先生雜咏而摹之，但椒山先生之詩詞均是

悲壯哀痛之作。生平最喜讀氣骨剛大之豪歌，其字字由天性自然而發，願介紹閱者，多讀文文山方希直陽淑山三先生的全集，俾正氣油然而生，則聖人愁或可少釋乎？否則愁者自愁，而玩忽萎靡終無振起之望矣！是自促滅亡，而不知挽救於危急之秋，人心如此吾弗知之矣！

補 白



燕趙悲歌 第一編 聖人愁

八〇

孔二先生說，吾弗知之矣！他太傻啦！他不想想那些准要人們，每天玩把戲，豈能讓你知之呢？況說你又撐着聖人的架子，認的康熙字典，你就專看電報紙篇吧！何必知道內容呢？